

庭花旧影忆童年

20世纪中国作家学者艺术家谈童年

名誉主编 钟敬文
主编 严文井
邓九平

3



中国和平出版社

20世纪中国作家学者艺术家谈童年

庭花旧影忆童年

名誉主编/严文井

钟敬文

主 编/邓九平

— 3 —

中国和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庭花旧影忆童年：20 世纪中国作家、学者、艺术家谈童年/钟敬文等主编.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8. 12

(新绿文丛：第 1 辑)

ISBN 7—80101—910—5

I. 庭… II. 钟…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1647 号

新绿文丛①——庭花旧影忆童年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民旺甲 19 号 100013)

电话：84252781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75

印数：1—6000 册

ISBN 7—80101—910—5/G·683 定价：15.00 元

序

●严文井

童年是人生中最纯净、最美好的时期。童年的心灵是清澈的，像流动的泉水。人们在回忆童年时，总会有讲不完的故事。听这些故事，结合自身的感受，就能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

我欢喜阅读童年生活的书，我也为儿童们写过一些书。我想：我们这一代人，把我们的童年生活写出来，把我们的苦难经历告诉下一代人，使他们更坚强些，使他们不再走我们已

经走过的弯路，这是我们不容推辞的责任。

但我要善意地提醒小朋友们，我们尊敬有成就的人，却不要盲目模仿他们，你们应当走自己的路，你们应当更耐心地、更仔细地读懂生活这部大书。一个人只有真正读懂这个世界，才会更珍惜生活、珍重生命、珍爱他人。

在一个充满爱心的世界里，人的生命才会受到尊重，而没有爱心的世界，人会因孤独而难以生存。这个浅显的道理，现在被一些人遗忘了。只有唤醒爱心和良知，让人们关心他人，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

历史上，不少有成就的伟人，他们不甘心沉没在平庸和丑恶的事物中。他们不断寻求光明，寻求理想，寻求幸福。人类的生活，正是在新的探索、新的险遇、新的创造中接近完美的境界。

世界上，没有一个真理能够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造成几千年来人类苦难和忧虑的根源是什么？如何除掉这些根源，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寻求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相信：世间的真理，并不是只有一两个圣贤才能掌握。上帝没有给予他们这样的特权。生活的真理，人人都可以去辨识，去探索，去思考。人们憎恶腐朽，反对停滞。人们追求新的希望，进行新的创造。人类的进步，正是从一个个新起点开始的。

中国和平出版社隆重推出《新绿丛书》，收入20世纪众多文化名人的回忆文章。这是献给全国青少年朋友

的一份珍贵礼物。

我想：在大自然绿意葱葱的环境里，象征着生命意义的绿色永不休止地繁殖着，蔓延着，它向人类宣示着无尽的活力。

让我们赞美给世界带来生机的绿色。让我们珍爱给人类带来希望的春天！

我们为你们祝福！

1998年5月4日

目 录

1	自己的事情(节录)	李广田
5	悲哀的玩具	李广田
10	枣花香	李健吾
14	梦里家乡	李健吾
18	我的幼年生活	张天翼
27	回忆我童年	陈学昭
32	近视眼先生	谢冰莹
36	小学时代的生活	谢冰莹
38	第一次闹风潮	谢冰莹
43	在楼上示威	谢冰莹
50	我和书法的因缘	钱君匋
66	六十年前的江南一小城	徐铸成
75	竹笔黄泥伴少年	舒 同
80	话说毽子	陈白尘
87	童年	丽 尼
96	山明水秀忆童年	罗大冈
103	老年回忆	张岱年
109	蒙学内外	张中行

目 录

118	早熟的悲欢	柯 灵
123	我的童年	公 木
134	老北京的小胡同	萧 乾
138	立志在童年	丁 玲
144	风雨少年	马 加
151	灰黄的童年	季羨林
162	兔子	季羨林
170	月圆之夜	吕 伦
174	街	何其芳
183	东北风味	端木蕻良
186	我和紫禁城的一段姻缘	端木蕻良
190	山的回忆	端木蕻良
194	芦苇的记忆	端木蕻良
199	红绣花鞋	凤 子
204	绘事话童年	关山月
212	只把春来报(节录)	草 明
232	我爱书	戈宝权

李广田(1906—1968)，原名王锡爵。山东邹平人。散文家、诗人、学者。著有散文集《画廊集》、《银狐集》；短篇小说集《金坛子》；诗集《春城集》；文学论著《诗的艺术》、《论文学教育》等。

自己的事情 (节录)

我出生于北方乡村农家。父亲识字很少，年轻时候作过木匠，中年以后完全业农。母亲不识字，除操持家事外，农忙时也到田间工作。他们终年忙碌，极少闲暇，非至农事十分紧急时，也绝不雇用短工帮忙。他们都是典型的北方农民；忠厚，朴讷，勤劳，节俭，有病不请医生，受欺不敢反抗，除非喜庆丧亡，乡党邻里都很少来往。自给自足，与世无争，这是他们的生活理想。我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受了这样的教养，直到现在，



我性格中某些部分，生活中某些倾向，也还保留了从家庭教育中所接受下来的一些影响。

我在家庭中曾跟祖父读过了《百家姓》，在乡塾中读过《三字经》和《弟子规》，挨过打，也逃过学，虽然这一段的教育时期非常短暂，但在幼稚的心灵上，也留了不少的伤痛，觉得读书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废除私塾后，乡村中成立了初级小学。入了小学以后，虽然开始感到一些学习的快乐，然而新的痛苦却又跟着来了。父亲母亲都是不赞成儿子读书的，即读书，只要能记姓名，识账目就够了，何必多读，而农田中的工作是在在需人的，与其让儿子去读什么“山水田，狗牛羊”，还不如叫他去拔草拾粪更有些用。能够继续读小学还是我自己争取的结果。在小学中，每买一次新书，为了向家里要钱，必须大哭一场。至于买文具，那就更困难了。我清楚地记得：要买石笔（那时候是用石笔在石板上写字的），父亲不准，于是只好到学校里扫出来的垃圾堆上去捡拾人家的余屑，这不但妨碍了学习，与其他同学相较，心里的委屈也实在太大，一种处处不如人的感觉，使我在群体中常常低首下心，这自然也影响了我后来的生活态度。初小毕业了，不准升高小，高小毕业了，又不准升中学。这期间，我有一个机会要被迫去学商，至于学农，在家庭看来那更是本分，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相当可观的小农人了。凡农家工作，除体力所不能及者外，我都能作。无如我的兴趣却还在于读书，大概我的先生们看我的性格和天资也近于读书，于

是一再帮助我向父亲请求，结果是允许我到县城去读师范讲习所，而不准我到省城去读中学，因为：县城比省城近，师范讲习所比中学年限短，早毕业，可以作小学教员，家庭也早些得到帮助，总之，完全是经济观点。讲习所应当两年毕业，我读过一年半，便被一个县立小学聘去作教员，这在家庭看来自然是一件喜事，然而我只教了半年便不干了，因为我得了报酬，有了路费，趁暑假之便，自己跑到省城考升学去了。这一时期，我颇读了一些课外的书刊，只记得梁漱溟先生的《孔颜乐处》是当时最喜欢的一种，这大概是在高小读书时受了那位国文老师的影响。那位国文老师是一个理学家，他主张敦品励行，而不太重视破碎的知识；他推崇儒家，特别是周程张朱和王阳明诸人，但这时候由于新文学运动的普遍展开，我对于文学的爱好已渐渐地开始了。

到省城去升学，既未得到家庭的同意，自然也不能得到家庭的帮助。以当时家境而论，家庭也无力供给一个中学生，而省立师范学校是公费待遇，我又模糊地觉得自己将来宜于从事教育工作，于是投考的是省立师范。不料在这里却又遇到了那位理学先生，他恰巧又来教我的国文了。他确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他的忠诚俭朴，尤其给青年人以很好的影响。然而他也有极大的缺点，那就是反对科学与蔑视文学，他说科学知识都是外在的，非性命中根本事物，故不重要；而文学又是感情的事物，是玩物丧志之类的东西，当然更看不起，他认为人生应先立乎其大者。这两者对于我都发生了坏的影

响：我直觉地相信，我对于科学是有相当兴趣的，尤其是生物学。从天资方面看，我相信文学与我尤其接近。然而由于这位教师的长期教导，科学与文学两方面的兴趣都被压抑了，我的工夫都用在克己反省上，而且除了儒家以外，这时候还添了一点佛家的影响，这两种教育都是叫人向内的，收敛的。然而那时候正当青年时期，生命力正该向外发扬，我用力愈甚，痛苦愈深，终于酿成了一场大病。病愈之后，我仿佛刚刚蜕变出来的蛾子一般，觉得轻松愉快，而且觉悟到：青年人本是纯洁的，实在用不到那一套修养工夫，与其那样无故地克制自己，反不如放任自己更合理些。这以后才把兴趣转移到文学方面来了。当时正是新文学运动最蓬勃的时期，以社团而论，有语丝社、创造社、沉钟社、狂飙社等，他们的出版物都是青年人所最欢迎的，当时翻译的旧俄与苏俄的作品，尤其是青年人最好的精神营养。由于新文学的接触，也渐渐地接触了新思想，虽然那时对于政治并无多大认识，但只凭了一种前进的热情，就加入一种青年组织。大概也正因为认识不够，终于不能持久，而又误认为文学与革命是不能合谐的，于是以此为由，退出了组织。当时的领导人曾告诉我：即是文学，也有革命的文学和不革命的文学，要能作一个革命的文学者，就可以消除这种矛盾的痛苦了。这样的劝告，是直等到多少年以后才真正了解了的。

悲哀的玩具

依然不记得年龄，只知道是小时候罢了。

我不曾离开过我的乡村——除却到外祖家去——而对于自己的乡村又是这样的生疏，甚至有着几分恐怖。虽说只是一个村子吧，却有着三四里长的大街，漫说从我家所在的村西端到街东首去玩，那最热闹的街的中段，也不曾有过我的足迹，那时候我的世界是那样狭小而又那样广漠呀。

父亲在野外忙，母亲在家里忙，剩下的只有老祖母，她给我说故事，唱村歌，有时听着她的纺车声嗡嗡地响着，我便独自坐在一旁发呆。这样的，便是我的家了。

我也常到外面去玩，但总是自己



个。街上的孩子们都不和我一块游戏，即使为了凑人数而偶尔参加进去，不幸，我却每是作了某方面失败的原因，于是自己也觉得无趣了。起初是怕他们欺侮我，也许，欺侮了无能的孩子便不英雄吧，他们并不曾对我有什么欺侮，只是远离着我，然而这远离，就已经是向我欺侮了。时常，一个人蹒跚地沿着墙角走回家去，“他们不知俺玩”，这样说着一头扑在了祖母的怀里。祖母摸着我的头顶，说，“好孩子，自己玩吧。”

虽然还是小孩子，寂寞的滋味是知道得很多了。到了成年的现在，也还是苦于寂寞，然而这寂寞已不是那寂寞，现在想起那孩子时代的寂寞，也觉得是颇可怀念的了。

父亲老是那么阴沉，那么严峻，仿佛历来就不曾看见过他有笑脸。母亲虽然是爱我——我心里如是想——但她从未曾背着父亲给我买过糖果，只说：“见人家买糖果就得走开。”虽然幼小，也颇知道母亲的用心了，见人家大人孩子围着敲糖锣的担子时，我便咽着唾沫，幽手幽脚地走开；后来，只要听到外面有糖锣声，便不再出门去了。

实际上说来，那时候也就只有祖母一个人是爱我的，她尽可能地安慰我，如用破纸糊了小风筝，用草叶作了小笛，用秫秸扎了车马之类，都很喜欢。某日，我刚从外边回家，她老远地用手招我，低声说，“来。”

我跑去了，“什么呢，奶奶？”我急喘地问。

“玩艺儿，孩子。”

说着，从针线筐里取出一包棉花，伸开看时，里面却是包着一只小麻雀。我简直喜得雀跃了。

“哪来的麻雀呀，奶奶？”

“拾的，从檐下。八成是它妈妈从窝里带出来的。”

“怎么带到地下来？”

“傻孩子！大麻雀在窝里抱它，要到外面去给它打食，不料出窝时飞得太猛了，就把它带了出来，几乎把它摔死哩。”

我半信半疑地，心里有点黯然了，原是只不幸的小麻雀呀，然而我有了好玩具了。立刻从床下取出了小竹筐，里面铺了棉花，上面蒙了布片，这就是我的鸟笼了。饿了便喂它，我吻它那黄嘴角；不饿也喂它，它却不开口了。携了竹筐在院里走来走去，母亲见了说，“你可有了好玩物了！”

这时，我心里暗暗地想道：那些野孩子，要远离就远离了吧，今后我就不再出门了，反正家里有祖母，又有了这玩物，要它长大起来能飞的时候就更好了。

晌午，父亲从野外归来，照例，一见他便觉得不快，但，我又怎晓得养麻雀是不应当呢！

“什么？”父亲厉声问。

“麻——雀——。”我的头垂下了。

“拿过来！”话犹未了，小竹筐已被攫去了；不等我抬起头来，只听忽地一声，小竹筐已经飞上了屋顶。

我自自然是哭了，哭也不敢高声，高声了不是就要挨打吗？当这些场合，母亲永是站在父亲一边，有时还

说：“狠打！狠打！”似乎又痛又恨的样子。有时候母亲也曾为了我而遭父亲的拳脚，这样的心，在作为小孩子的我就不大懂得了。最后，还是倒在祖母怀里去吸泣。这时，父亲好像已经息怒，只远远地说：“小孩子家，糟践信门^①，还不给我下地去拾草去！”接着是一声叹气。

祖母低声骂着，说：“你爹不是好东西，上不痛老的，下不痛小的，只知道省吃俭用敲坷垃^②！不要哭了，好孩子，到明天奶奶爬树给你摸只小野鹊吧。”说着，给我擦眼泪。

哭一阵，什么也忘了，反正，这类事是层出不穷的。究竟那只小麻雀的下落怎样，已经不记得了。似乎到了今日才又关心到了二十年前的那只小麻雀，那只不幸的小麻雀，我觉得它是更可哀的了，离开了父母的爱，离开了兄弟姊妹，离开了温暖的巢穴被老祖母捡到了我的竹筐里，不料又被父亲给抛到那荒凉的屋顶上去，寂寞的小鸟，没有爱的小鸟，遭了厄运的小鸟！

在当时，确是恨着父亲的，现在却是不然：反觉得他是可悯的。正当我想起：一个头发已经斑白的农夫，还是在披星戴月地忙碌，为饥寒所逼迫，为风日所摧损，前面也只剩着短短的岁月了，便不由地悲伤起来。而且，他生自土中，长自土中，从年少就用了他的污汗

① 糟践信门：即草菅生命。

② 敲坷垃：即劳苦种田。

去灌溉那些砂土，想从那些砂土里去取得一家老幼之所需，父亲有着那样的脾气，也是无足怪的了。听说，现在他更衰老了些，而且也时常念想到他久客他乡的儿子。